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73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一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防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

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十二月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

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覊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子

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冬十月戊戌以

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爲威武軍以觀察使
王潮爲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
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
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
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
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
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

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王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

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

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

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

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犇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
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
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
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
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
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
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旣爲六十年天子後當
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
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

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册備儀衞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册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

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

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十一月閩
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巫
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
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
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
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
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
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
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遣

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勖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
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
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
二月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
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
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
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
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
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臠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鋒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幷誅盛韜蔣延

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臨川
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
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
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
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二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
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
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夏
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
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

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

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卽皇帝位更名昶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旣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

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旣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

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

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
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六月方士
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峰閩主作白龍寺時百
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
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不足信
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
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
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
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

聚歛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册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

爲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夏四月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戸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竝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

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衞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

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埽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秋七月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衞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衞都比明亂兵焚宸衞都宸衞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

闕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犇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

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眞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入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

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

TORONTO, CANADA

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
吳行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眞
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
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
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
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
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
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
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
誨殺師逵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眞寨建人

未涉水行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

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鎭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鎭安曰鎭武而稱之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衞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

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

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斵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鎭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

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旣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主
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
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卽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　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
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
亞澄爲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
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
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
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

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

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延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延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延英爲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

宿此尙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延平鎭爲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尙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尙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

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

TORONTO, CANADA

五也除道裏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

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冬十二月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

建成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旣弒康宗嘗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尙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眞有疾三月乙酉曦如眞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

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
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
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
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
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
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
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
營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
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

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

餘愧衆以爲然十二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視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

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内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

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眞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

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
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
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
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八人被甲趣連重
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八者望之稍稍遁去仁
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
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
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
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

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衞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査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栅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

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

犇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犇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

滕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

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
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
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
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
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
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
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
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
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
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並殺巖明之父唐以仁

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險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徽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

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

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
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
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
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劒州耻無功矯詔使侍衞官顧
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
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
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
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劒州刺史陳
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

TORONTO, CANADA

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嘗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

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

TORONTO, CANADA

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二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劵專掌用兵昭劵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

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

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
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
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
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
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
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
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
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

之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

舉所部援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撿挍太傅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

引用羣小諫諍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

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爲之陳
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
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
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爲太弟少保貶
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
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
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酉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
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
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
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癸

已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張溥曰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即不自王亦一賢

刺史也然審知即壯貌强戰軍中有白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子不立而立弟王審邽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邽不受其人非知書者行事則合於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寄崇唐衞根葉不披豈有淮南陳恩之禍哉乃傳及延翰釁患即彰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鏻爲亂殺於紫宸門外鏻既得立即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倣弒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爲君遂縊昶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

弒曦林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
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弒其
君子弒其父弟弒其兄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
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
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令終卽
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鏻
上書極諫鏻惑薛文傑殂令檻車送軍前以慰
衆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
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
宣歌春鶯婢子亂倫李后酗酒圖逆人非女士

TORONTO, CANADA

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漦禍深燕啄愚賤爲災尤足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鎭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

TORONTO, CANADA

州牙將盧琚譚洪玘據境拒之使洪玘守端州洪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洪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隱討斬之

三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表隱爲節度副使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

TORONTO, CANADA

節度副使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巖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

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淸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
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
卒巖襲位夏四月甲辰以淸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
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
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
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
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

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冬十月越王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

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龑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

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洪度爲賓王洪熙爲晉王洪昌爲越王洪弼爲齊王洪雅爲

TORONTO, CANADA

韶王洪澤爲鎭王洪操爲萬王洪杲爲循王洪暐爲恩王洪邈爲高王洪簡爲同王洪建爲益王洪濟爲辯王洪道爲貴王洪照爲宣王洪政爲通王洪益爲定王未幾徙洪度爲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洪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洪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

TORONTO, CANADA

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史王翷謀出洪度鎮邕州洪熙鎮容州而立洪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

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秦王洪度卽皇帝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裸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

TORONTO, CANADA

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三月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洪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洪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洪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旣立國中議論訩訩循王洪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

TORONTO, CANADA

等伺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洪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眾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王命韶王洪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洪弼於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洪雅　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翷嘗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辯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暐宣王洪照盡殺其男納其女

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

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

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洪邈爲雄武節度使鎭邕州洪邈以齊鎭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鎭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洪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

通王洪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
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
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
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
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
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
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

淸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
已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
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
擢爲尙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
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
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
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
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
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淸宮使龔澄樞內

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尙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我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横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

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張溥曰劉龑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龑憂洪度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翷謀立洪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欷歔既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爲言洪度卒得立卽位未幾洪熙弒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很戾龑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殷太史續哉洪度臨殯樂飲壘縗挾倡裸男女

爲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洪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害洪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彧高洋惡猶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内侍旲懷恩擊楚潘崇徹攻郴虐主勤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衰微師行輒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徼過矣龔爲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龔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悸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爲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

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牖之
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讖書固
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
奢窮珠玉酷類蚑屭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
方斧羣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鋹
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三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

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戸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

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絶勍兖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修器械爲攻守之具

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寖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隷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

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

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
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嘗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
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
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
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
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
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

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旣得三州請朝廷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爲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

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王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江陵卑溼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

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西方鄴
爲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爲豆盧
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
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
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
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
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於楚軍還楚王殷讓環
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
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

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鬭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

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
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
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
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
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
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
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
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

在中國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淸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

二年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

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

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

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張溥曰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爲朱温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温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賤微與黥髡盜販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叩開岐人城門麾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倜有十州朱温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空薰等勸之入

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爲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鬬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屏翰於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

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爲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損去玩好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興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己大卮罰之彼實心韙而姑以爲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

四言者哉